

论盛唐历史学家朱敬则

马艳辉, 陈雪阳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朱敬则是盛唐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史学家。长期以来,对其史学成就,史学界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得其史学成就长期淹没。本文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其史学成就进行了总结,以期同大家商讨。

【关键词】朱敬则; 变通; 史官; 直笔; 史论

【中图分类号】K2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5)01-0062-03

公元6世纪末期,经过近四百年分裂割据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唐皇朝不仅建立起政治上高度统一的封建政权,而且把古代中国带入了一个强大繁荣的历史时期。到公元7世纪下半叶,在唐皇朝的封建统治集团中出现一位以学识渊博、敢于直谏而闻名的大臣,即政治家、历史学家朱敬则。

朱敬则(公元624—709年),字少连,亳州永城(今河南永城)人。生于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卒于景龙三年(公元709年),终年七十五岁。朱敬则出身世家,“代以孝义称,自周至唐,三代旌表,门标六阙,州党美之。”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朱敬则“倜傥重节义,早以辞学知名。与三从兄同居,财产无异。”^①因此很受乡里的敬重,同当时的名士左史江融、左仆射魏元忠相友善交往密切。

朱敬则所处的时代正是唐皇朝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病逝,太宗第九子高宗李治即位。初即位,高宗召朝集使询问百姓的疾苦,长孙无忌、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遗风。”^②咸亨中(公元670年—673年)高宗听说朱敬则的为人处事,特意召见。两人交谈后,高宗很惊讶于他的才能,想委以重任加以提拔。但由于中书舍人李敬玄从中作梗,朱敬则只被任命为洹水尉。

唐高宗是个体弱多病的皇帝,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从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开始“政无大小,后皆与闻,中外谓帝后为二圣。”^③从而使得大权逐渐落到皇后武则天的手中。高宗弘道元年(公元638年)高宗崩,皇太子显即位,是为中宗,遗诏大事取决

于武后。“皇太后将篡夺,是日自临朝称制。”^④武则天一方面极力提拔人才,先后启用当时有名望的政治家如狄仁杰、魏元忠等人,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任命来俊臣、周兴等酷吏,排除异己,残杀李氏皇族,为自己的登基铺平道路。

武后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是时“天下颇流言,遂开告密罗织之路,兴大狱,诛将相大臣。”长寿中(公元692年)为右补阙的朱敬则,认为称制已久,应该绝弃告密罗织之徒,实行仁政。因而起草《请除滥刑疏》,上奏武则天,具体阐述自己“政合时而变”的主张。

在这份上疏中,朱敬则首先举出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实行重刑酷法只是应变之术而非长远之计。他指出:“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室,弃无用之费,损不急之官,惜日爱功,疾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宽简,润之以淳和。秦乃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反,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接着,他举出汉高祖以马上得天下而不以马上治之的成功经验,劝谏武则天审时夺势,禁断罗织告密之风。同时他还具体分析道:“国家自文明以来,天地草昧,内则流言,外则构难。故不设钩距,无以顺人;不切刑罚,无以息暴。于是置神器,开告端,故能不出房闱,而天下晏然易主矣。”而今武周政权已经巩固,“即向时秘策,今之刍狗也。愿鉴秦、汉之失,考时事之宜,毁蓬庐,遗糟粕;下宽大之令,流旷荡之泽,去萋斐之角牙,顿奸险之芒刃,塞罗织之妄源,扫朋党之险迹,旷然使天下更始,岂不乐哉!”^⑤

收稿日期:2004-10-11

作者简介:马艳辉(1982—)河南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

陈雪阳(1980—)重庆人,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

武则天看过这份上疏后,很赞同朱敬则的意见。她开始铲除酷吏,稳定民心。在这份上疏中,朱敬则通过对具体历史事实的举例说明,达到自己劝谏的目的,也显示出其深厚的史学基础。因而《新唐书本传》赞曰“敬则一谏,而罗织之狱衰,时而后言者欤!”

朱敬则历仕高宗、则天、中宗三朝,历任洹水尉、右补阙、正谏大夫兼修国史,后迁凤阁鸾台平章事,执行宰相职务。身为谏官,多次上疏,颇得武则天的赏识。其一生为官清正,从庐州辞官归里,“无淮南一物,唯有所乘马一匹,诸子侄步从而归。”宣宗大中初年,以其为唐代著名功臣续于凌烟阁。

朱敬则不仅是一位具有出色的政治才能,敢于直谏的杰出政治家,同是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他一生勤奋好学,著有《请择史官表》、《十代兴亡论》、《五等论》等著作具体阐述其史学思想。

关于朱敬则的史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变通的历史观。在《请除滥刑疏》中,朱敬则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阐述了自己变通的历史观,强调“政合时而变”的主张。

后来,在分封制和郡县制的问题上,朱敬则做政论性的文章《五等论》进一步表达了自己变通的历史观。西周建国后,一些人提出秦速亡的原因是没有实行分封制,建议武则天仿效西周分封。朱敬则认为,古之明王治理天下,是靠施行仁政,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在“王道”之治得以实行之后,圣人知“俗之渐化”于是出现了“分封制”,使得“庸功勋亲,分山裂河,设磐石之固,内守外御,有维城之基,连结遍于域中,胶葛尽于封内。”但到了春秋时期,分封制使得西周“郑伯逐王,申侯弑主,鲁不供物,宋不城周,吴徵百牢,楚问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战诸侯。无君之迹显然,篡夺之谋中寝者”。到了战国时代,“王道”之治已“扫地尽矣”,代之而起的是“长诈术,贵攻战”的“霸道”,七国争雄,称王称帝。秦统一六国后,“当此时夜,主猜于上,人骇于下。父不能保之于子,君不能得之于臣。欲使始皇分土,奸雄建侯,薄俗若喻晋郑之可依,便借贼兵而资盗粮,寄鱼龙而助风雨,不可行也。是以秦鉴周德之绵深,惧己图之不远。罢侯置守,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闻二主。直是不得行其世封,非薄功臣而贱骨肉也。”^[6]而施行郡县制是顺应历史大势的变通之作。

他进一步举例,“高皇揭日月之明,怀天地之量,筹材不足以分赏,论功不足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国富,地广兵强,五十年间,七国同反。贾

谊忧失其国,晁错请削其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召陵之师,践土之众也。若言有材而起也,刘濞非王霸之材,田禄无先管之略也。且齐晋以逆礼为惭,吴楚以犯上非丑,衅由教起,其所由来远矣。……緬乎汉魏之际,寻其经纬之初,未有积德重光,泽及万物。观其教,伦薄于秦风,察其人,豺狼于汉日。故魏太祖曰:若使无孤,天下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明窃号溢者触目皆是,欲以此时开赐履之祚,垂万代之封,必有通车三川以窥周室。”^[7]指出汉初的分封,带来七国之乱;西晋分封,造成八王之乱。最后他肯定到,“分封皆不知时也。”

2 重视史官的选拔。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朱敬则迁正谏大夫兼修国史。同年正月他奉诏同刘知几、李峤、徐颜伯、魏知古、崔融、徐坚、吴兢等撰修本朝史,此间他同刘知几等人颇为交好。刘知几在《史通·自叙篇》中写道:“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榘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可见当时这些史学家道术相知,相为知音,时常在一起谈故论今,商榷学术,彼此之间相互启发,相互补充。

在他们修史的过程中,曾受到当朝一些权贵的阻隔。刘知几颇感不能尽己意,吴兢也以曲笔为憾。因而朱敬则在同年七月上《请择史官表》,充分表达了他的史学思想。

在《请择史官表》中,朱敬则写道:“国之要者,在乎记事之官。是以五帝元风,资其笔削;三王盛事,藉以垂名。此才之难,其难甚矣。何以知其然,昔平王东迁,历年数百。齐桓之九合天下,晋文之一战诸侯,秦穆远霸西戎,楚庄利尽南海,礼乐人物,闻而无闻,今之所存,独载鲁史。向者鲁无君子,记传则遗,雄霸远图,必坠于地,可不惜哉。”他从强调史学的重要性出发,指出史学人才的重要性,从而要求重视史官的选拔,指出“董狐南史,岂知生于往代,而独无于此时。在于求与不求,好与不好耳。”请求“今若访得其善者,伏愿勳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更超加美职,使得行其道,则天下幸甚。”同《旧唐书·刘子玄传》载知几答礼部尚书郑惟忠问曰:“史才须有三长。……自夔古已求,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8]《史通·覈才篇》中的:“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有异曲同工之妙。

3 敢于直笔记事。在《请择史官表》中朱敬则强

调了直笔实录的重要性。“齐神武尝谓著作郎魏收曰：卿勿见陈元康、杨遵彦等在吾前趋走，谓吾以为勤劳。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最是要事，勿谓我不知。及文宣即位，又尝敕收曰：好直笔，勿谓惧。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又周文帝之为相也，纳柳虬之说，特令书法不隐，其志在惩劝如此。”要求史官应该“书法不隐”，“志在劝惩”做像董狐、南史那样秉笔直书的良史。他不仅如此论及为史之道，而且在自己的修史实践中，也做到了直笔实录。长安三年(公元703年)朱敬则迁为正谏大夫，兼修国史。侍中韦安石尝阅其稿史，叹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权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圣君贤臣所以畏惧者也。”^[9]从中可见朱敬则秉笔直书的精神。

除史学活动外，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朱敬则也做到了不畏强暴敢于直言。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九月，张易之诬构魏元忠、张说，武则天欲诛之，无敢言者。朱敬则独奏曰：“元忠、说秉心忠一，而所坐无名，杀之失天下望。”使得两人不死。

4 重视史学的借鉴作用，公正、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朱敬则曾采集魏、晋以来成败之事，著《十代兴亡论》十卷，吸收前代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利于当代。由于时代久远，该书早已佚失。但在清人搜集整理的《全唐文》中，仍保存了十一篇，即《魏武帝论》、《晋高祖论》、《宋武帝论》、《北齐高祖论》、《北齐文襄论》、《北齐文宣论》、《梁武帝论》、《陈武帝论》、《陈后主论》、《隋高祖论》、《隋炀帝论》。从以上文章的内容来看，朱敬则所评述的多是“谋逆篡位”之帝，这可能同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在以上文章中，朱敬则肯定了前代的功迹，批评了其失误，最后还总结经验

道：“眇观史策，遍采兴亡，开役者多是爱臣，害上者无非近习。然庸君闇主，莫肯远之，复何言哉。”^[10]

朱敬则不拘于世俗观念，将历史人物放在社会发展的大势中去考察，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在《魏武帝论》中，肯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认为其“明锐权略，神变不穷，兵折而意不衰，在危而听不惑，监事决机，举无遗憾，近古以来，未之有也。”对正统史学“扬刘抑曹”进行了冲击。在《宋武帝论》中，他指出：“盖圣人不能为时，亦不能失时。历观帝王之祚，未有不因人墜涂炭而得志，或天下嗷嗷。新主之资也”，摆脱了英雄造时势的英雄史观，强调了时势造英雄，并批评了宋武帝为篡夺皇位，不惜抛弃关中百姓和江山的自私自利做法。在《隋高祖论》里，他赞扬了隋文帝统一全国的历史功绩，同时也指出其缺点，“天性既猜，素无学术，意不及远，政惟目前，……恩不终于有功，罚每深于无罪。”在《隋炀帝论》中，认为“炀帝美姿仪，性聪慧，少好学，善属文。”但“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宽平，盛衣服以掩奸，饰词令以拒谏。”“人用而不恤，政荒而不修，如螻蚁溃堤防，不觉其败。如春风养草木，但见其盛，事至而未知。”并没有刻意丑化隋炀帝，将其贬到一无是处。总之，朱敬则忠于史实，把握历史大势，态度公允，其评论皆有独到之处。

朱敬则死后，他的政治功绩和史学思想也随之长期淹没于史海中，从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但纵观其一生，秉笔直书，善于总结历史经验，重视史官选拔，表现出杰出的史学才能和不同流俗的史学思想。特别是在同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的交往中，他的史学思想对《史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4][5][8]《旧唐书》卷：90本传[M]. 6则天本纪[M]. 90本传[M]. 106列传52[M].
 [2][3]《资治通鉴》：卷199[M]. 卷201[M].
 [6][7][10]《全唐文》卷：170《五等论》[M]. 170《隋炀帝论》[M].
 [9]《新唐书》卷115本传[M].

Commenting on Historian Zhu Jing-ze

MA Yan-hui, CHEN Xue-yang

(School of History & Cul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Zhu Jingze was a famous politician and historian in the Tang Dynasty. As a historian, Zhu Jingze didn't attract more attention of the history circle for a long time, so his academic thought was swamped in the history. The article, based on many of annals, sums up Zhu Jingze's academic thought and provides people with some materials for further discussion.

Key Words: Zhu Jingze; Transformation; Historian Official; Direct Recording; Historian Comments